



纳粹与理发师

Der Nazi & der Friseur

[德国] 埃德加·希尔森拉特 著

安尼 译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译林出版社


纳粹与理发师

Der Nazi & der Friseur

[德国] 埃德加·希尔森拉特 著

安尼 译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 译林出版社

中文版序

赫塔·米勒

在我的老家,那个与世隔绝的村子里,理发师是个掌权机关。为什么呢?我觉得是因为他的职业总和死人打交道。死人入棺之前,由他来剃发。不过这不是唯一的原因。这理发师身材畸形,特别矮小,还顶了个大脑袋和一个驼背。他就住在我们这条街上,跟我家隔三座房子。他有一个皮包,即他的“医用包”,外边被一道闪闪发光的金属边锁着,里面装着他的全部家什。他就这样走家串户,一登门,就摊开一块天鹅绒布,总是把里面的工具按之前的顺序依次摆在桌子上,把装剃须水的小瓶子排成一个半圆;锃亮的剃刀、剪刀、镊子,好像一个外科医生的手术器械。光是闪烁的理发工具和那套准备仪式,就足够令人胆寒了。

当时还是孩子的我,觉得这个佝偻着身躯的理发师是个具有超自然能力的驼子。你得提高警惕。他一进你的家门,迎面而来的不是一位邻居,而是一团谜。一种恐惧,一种忐忑攫住了我,仿佛他的“医用包”里面、

他的驼背底下藏着一股力量，能够掌控我们所有人的命运。他不只给男人理发剃须，还给一些老年人修理指甲、给人拔牙、处理火疖子。外祖父的头发剪完以后，我妈妈会把地板上的碎头发收起来——因为理发师要把它们装进一个塑料袋子里。于是我从小就觉得，他回家会把所有顾客的头发分开保存，会给它们称重，继而对村中所有男人的所有头发都心中有数。我还相信他可以决定谁什么时候会死。我确信当装我外祖父头发的那个袋子跟他的体重相等之时，就是外祖父的死期了。

在埃德加·希尔森拉特的小说《纳粹与理发师》中，那名理发师同样也散发着恶魔的气息。引人入胜而又令人生畏的是，希尔森拉特偏偏让党卫军兼大屠杀刽子手马克斯·舒尔茨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理发师。这种角色转变的游戏还会令人置身于双重语言系统之下，阅读时产生双重感受。纳粹的口头禅如同时钟的滴答声此起彼伏，尖刻的讽刺转眼令人悲从中来。这种双重性令阅读变得迫不及待，紧张程度螺旋攀升，继而崩塌释放。语气的讽刺意味与场面的悲剧气息相互碰撞，精心引入的陈词滥调，在人与人之间达成某种心照不宣。于是，无法言说的惊悚从头至尾就像被一条纤绳公然拖拽出场。未曾道破的潜台词，在读者的头脑中自然而然地郁积成形。讽刺与悲剧在这里完全别有洞天，甚至堪称绝无仅有；不可发生之事，在希尔森拉特的笔下，却获得了生命。

第一部

1

我叫马克斯·舒尔茨，尽管不是婚生子，可我是纯种雅利安人的儿子……我妈妈明娜·舒尔茨怀我那阵子，正在犹太毛皮商阿布拉莫维茨家当女佣。我的雅利安血统无可指摘，因为我妈妈明娜·舒尔茨的祖上尽管推不到条顿堡森林战役^①，却至少可以追溯到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时代。至于我爸爸是谁，我可说不准，不过他肯定是这五个人中的一个：屠夫胡伯特·纳格勒，锁匠弗兰茨·海因里希·维兰德，瓦匠汉斯·胡贝尔，车夫威廉·霍普芬施坦格，或者门丁阿达尔贝特·亨内曼。

我曾仔细考证过我五个爸爸的家谱。我向您保证，这五个人都是地道道的雅利安血统。关于门丁阿达尔贝特嘛……我甚至可以骄傲地说，他的某个祖先有个绰号，叫“钥匙官哈根”，曾是大名鼎鼎的骑士西吉斯蒙德·冯·德·魏德的侍从。主子将一把特殊的钥匙交与他的侍从，以示信任……也就是开启他夫人的贞操带的那把钥匙……一条镀了金的贞操带。这条贞操带后来闻名整个皇宫，还引出不少故事来。

伊茨希·芬克尔施坦是我的邻居。他跟我一般大……再准确一点

^① 指公元9年罗马人和日耳曼人在条顿堡森林的一场战役，对19世纪的德国民粹主义影响很深。（本书注释皆为译者所加。）

说,恕我直言:在接生婆格蕾琴·费特万斯特嗨呦一声把我从娘胎里解放出来之后,只过了两分二十二秒,伊茨希·芬克尔施坦就见到了世上的第一道光……不过,要用解放这个词来形容我的出生……总而言之而言之……还得掂量掂量。

在伊茨希·芬克尔施坦出生两天后,本城,也就是石勒苏益格的维斯哈勒城的《犹太人汇报》上,登了如下启事:

“本人,哈伊姆·芬克尔施坦,理发师,‘一世之主’理发沙龙老板,现居维斯哈勒歌德一席勒街拐角,‘犹太人保龄球俱乐部理事’、‘犹太文化协会’常务秘书长、‘德国动物保护协会’会员、‘植物之友’协会会员、‘爱邻人’联盟成员、‘维斯哈勒理发行业公会’会员、《无梯层男式发型》手册之作者……在此冒昧宣布小儿伊茨希·芬克尔施坦之诞生。”

第二天,《犹太人汇报》又登出了一条声明:“我们,维斯哈勒犹太人文化协会,蒙幸恭祝理发师、‘一世之主’理发沙龙老板、现居维斯哈勒歌德一席勒街拐角、‘犹太人保龄球俱乐部理事’、‘犹太文化协会’常务秘书长、‘德国动物保护协会’会员、‘植物之友’协会会员、‘爱邻人’联盟成员、‘维斯哈勒理发行业公会’会员、《无梯层男式发型》手册之作者哈伊姆·芬克尔施坦,喜添贵子伊茨希·芬克尔施坦。”

您能想象得出希尔达……那个柴火棍儿希尔达……芬克尔施坦家的女仆……在小伊茨希出生的消息登上《犹太人汇报》那天,对芬克尔施坦太太说了些什么吗?

“芬克尔施坦太太啊,”她说,“我就不明白了!虽然您结婚二十多年都没生过孩子,可这则小伊茨希出生的告示,写得是不是有点过头了!芬克尔施坦先生可不是吹牛皮的人。他一向很谦虚啊。”

这个柴火棍儿希尔达有两米长,两米细,一张鸟脸,头发跟柏油一样黑。

萨拉·芬克尔施坦呢：身材矮胖，戴一副夹鼻眼镜，发迹泛白，虽然她一点也不老。她的打扮看上去有点过时，就像芬克尔施坦家老式的起居室里那些令人敬畏的家庭照一样。哈伊姆·芬克尔施坦比妻子个头还小，但体型不圆，精瘦小男人一个……他的左肩有点斜，好像这只肩膀上扛着两千年的流亡和两千年的痛苦似的。——哈伊姆·芬克尔施坦的鼻子不好形容。我想说……时而抽抽鼻涕……得了急性感冒的时候还总是微微泛红，不过鼻梁不弯。他的鼻子既不长也不弯，普普通通。就普通一个鼻子。他不是扁平足。^①

毛发？他有没有毛发？大理发师哈伊姆·芬克尔施坦？不，他没毛儿。至少头上没有。不过他根本就不需要头发。因为哈伊姆·芬克尔施坦，这个小个子男人，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。要是谁见了这双眼睛，根本不会介意他是个光头。就连那只经常流鼻涕还泛着红的鼻子，以及他那微型的身材，也不会引起反感。这双眼睛又大又亮，充满善意和智慧。哈伊姆·芬克尔施坦的眼睛背后，是《圣经》文字的光芒，是一颗善解人意的

心。

是的，这就是哈伊姆·芬克尔施坦，维斯哈勒的犹太理发师。

1907年5月23日，芬克尔施坦家发生了一件不得了的大事：伊茨希·芬克尔施坦行了割礼。

我以为您知道割礼是怎么回事。假如您是犹太人，您大概不会只是观察您那残缺不全的器官，我说的可是仔细观察，而且，偶尔还会想想，是什么抽象的原因导致您少了块包皮吧。我说得对不对？

割礼是上帝和以色列人订约的标志，还被叫做布里特—米拉^②。作为

① 大鼻子、扁平足都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体貌的污蔑。

② “割礼”的希伯来文：Brith Mila。

一个勤奋的辞书阅读者，我可以断定，犹太男孩子的割礼是一种阉割的象征，它还具有以下象征意义：让人更加高贵，束缚动物本能和性欲……这个具有象征性的行为，简直令我这个集体屠杀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伊茨希·芬克尔施坦行割礼那会儿，整个芬克尔施坦家洋溢着节日气氛。理发沙龙“一世之主”关门一天。芬克尔施坦家的女佣柴火棍儿希尔达，因为忙得团团转，所以请我妈妈去帮忙。我妈妈和邻里的关系一直不错，于是去了芬克尔施坦家的厨房给希尔达打下手。厨房里正烤着蜂蜜蛋糕和苹果卷儿，葡萄馅儿、杏仁馅儿的煎饼，还有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，就连烧酒都备上了。我妈妈和柴火棍儿希尔达都经不住烧酒的诱惑，为犹太人的健康和伊茨希·芬克尔施坦的健康干起杯来。

尽管我妈妈坐在厨房里，为犹太人和伊茨希·芬克尔施坦的健康举起酒杯，因为她很爱喝酒而且酒兴正酣，可是她压根儿就不明白，这所房子为什么一下子拥进来这么多客人，芬克尔施坦家到底在庆祝什么不寻常的节日。最后，她终于向柴火棍儿希尔达打听起来，希尔达大笑着说：“能有什么事啊？今天是我们的小伊茨希出生第八天。所以，他今天要被割小鸡鸡啦！犹太人就这么规矩，总是在生下来第八天。”

“这太可怕了，”我妈妈说，“那样的话，这小家伙就不能撒尿了……而且，以后再也干不了那事儿了。”

“根本没那么可怕，”柴火棍儿希尔达说，“还会再长的。”接下来，柴火棍儿希尔达给我妈妈介绍了一下割礼的经过：“听着明娜，事情是这样的：有这么一个人，被叫做莫赫尔^①。他有一把很长的刀子，两面都开了刃。他拿这把刀把小男孩的小东西给割下来。然后他嘟囔着咒语，割下来的东西就又快长出来了……不长不短刚刚好……但特别粗特有力。所以犹太人的割礼是给孩子赐福呢。”

^① 犹太人割除包皮的专业祭司，原文为希伯来文 Mohel。

“这太离谱了！”我妈妈说，“我可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。”

柴火棍儿希尔达说：“这是以色列人跟上帝订约的标志，至少哈伊姆·芬克尔施坦先生最近是这么说的。就连刚刚来过的拉比大人也说了差不多一样的话。他甚至还讲到了某个先知……那个家伙叫……我想想，耶利米……据说这个人对犹太人说过：‘你们行割礼是为了上帝，除去包皮是为了你们的心灵。’”

“只有包皮么？”我妈妈问。

“是啊，只有包皮。”柴火棍儿希尔达说。

“他们只是切去小伊茨希的包皮，”我妈妈说，“不是一下子割掉整个东西……好像挖心脏一样。”

“是呀是呀，”柴火棍儿希尔达说，“就是这样……不过那东西又不是心脏……它会再长的……我刚才不是说过了么。”柴火棍儿希尔达发出一阵坏笑。我妈妈摇头道：“这太离谱了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。”

“你家小马克斯多大了？”柴火棍儿希尔达问。

“八天，”我妈妈说，“跟小伊茨希一边儿大，或者，具体点儿说：比他大两分二十二秒。”

这时柴火棍儿希尔达说：“我要是你，也给小马克斯行个割礼。别忘了，明娜，它还会再长出来的，肯定跟犹太人一样，不长不短刚刚好，但特别粗特有劲儿。”

读到这里您大概会问，我怎么能知道得这么清楚。不过呢，我不告诉您原因可是出于好意。

伊茨希·芬克尔施坦的割礼仪式结束后，我妈妈急三火四地跑回家，紧急召集了我五个爸爸。她把我从摇篮里抱出来，放到厨房桌上，准备夺去我的那玩意儿，即，行所谓的割礼。阿布拉莫维茨家的人都出去了……

我这条弱小伶俐、手无寸铁的小蠕虫就完全任凭他们处置了。我肯定是预感到了什么，因为我当时发疯似的大叫，不论是妈妈还是爸爸们都没法让我安静下来。锁匠死死按住我的小胳膊，瓦匠抓住我的小腿儿，我妈妈把奶嘴塞到我嘴里，门丁和车夫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，屠夫狰狞地拔出长刀。

“别切！”我妈妈突然说，“我不过是闹着玩儿的。”

“没有闹着玩儿，”屠夫说，“这可是相当严肃的事情。”

“要是它以后不长了呢，”妈妈说，“说到底他不是个犹太人。另外，我们也没有割礼师，没人念咒语。”

“去他妈的割礼师和咒语吧！”屠夫说。

“别动！”妈妈说，“不然我们都得进班房。”

屠夫正要抓我的那玩意儿，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。我，马克斯·舒尔茨，八天大，忽然从屠夫的手中蹦出来，一边哭喊着一边奔着他的脖子狠狠咬了上去，尽管我还没长牙，我直接摔到了地上，飞快地滚向窗子，冲上窗台。我此生第一次看见了……街道……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街道……人行道和下水槽儿，石板路……砖房，倾斜的彩色房顶；看到了马车和一帮又一帮长着两条腿、四条腿的生物；还望向天空……灰黑色的天……云团遮蔽了天空，继而变成了点缀，又轻轻铺开，再次将天空覆盖……看到了打转的胖鸟……但是没看见天使，根本没有天使。

街上的人都凑到窗下，不知道谁喊了句：“见鬼！上面出什么事儿啦？”我妈妈已经站到了窗口，把我抱在怀里，大声回应道：“能出什么事儿啊！”

您大概以为我在逗您玩儿吧。或者您不信我说的话，而且还自言自语：“马克斯·舒尔茨是个疯子！他幻想有人要杀他……因为他是个杂种……一切都拿割礼当借口，这种事在犹太人那儿早司空见惯了：生下来

后第八天。马克斯·舒尔茨想干吗？他想让我相信什么呢？他想把责任推给谁？他母亲？犹太人？还是亲爱的上帝？——还说什么婴儿的自卫，逃生，在窗口看到的东西……一派胡言！根本不可能！一场噩梦罢了！没什么大不了的！”

可是我只是想跟您讲讲我的故事……有条不紊地讲……人们是这么说的吗？……尽管我不能把所有事情都讲出来，也就是说：只挑最重要的，或者只讲那些我伊茨希·芬克尔施坦，当时还是马克斯·舒尔茨，认为特别重要的事情。

我的五个爸爸每天晚上光顾我妈妈的房间，他们排队站在她的房门前。按照惯例，最强壮的，也就是屠夫，第一个进来，然后是锁匠、瓦匠、车夫，最后是门丁。是啊，门丁总是最后一个，因为他最瘦弱。这个弱不禁风的小男人，哼唧哼唧的，除了把自己的那玩意儿泡在我其他四个爸爸的精液里洗澡，他还能干什么！

这种情况犹太毛皮商阿布拉莫维茨当然看不惯了，不过我，伊茨希·芬克尔施坦，当时还是马克斯·舒尔茨，是可以理解的。毛皮商阿布拉莫维茨本人对我以及我的存在都没有任何异议，也就是说：只要能让他相信，我是他家车夫威廉·霍普芬施坦格或者门丁阿达尔贝特·亨内曼的儿子就行，因为这俩人都是所谓的家里人。一旦毛皮商起疑心就完了。一天，他对我妈妈说：“请您听好了，明娜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我本以为这件事只跟车夫和门丁有关。但是五个人站成一队，这太过分了。这里终究是个正派人家！”

“好事成三^①嘛！”我妈妈说。

“可不是成五！”毛皮商说，“五个肯定不行。这是个正派人家，我必须把您辞了。”

① 德语成语。

2

7月的一个雨天……我当时七个星期大……妈妈收拾包裹，抱着我离开了阿布拉莫维茨家。我的五个爸爸当然都来帮她搬家。妈妈的行李包括三个箱子、一个背包、一个购物网兜和一把雨伞。屠夫扛的箱子最重。那是一个黄色的木头箱，上面有铁质的锁和插销。锁匠扛的是棕色的皮箱，瓦匠身上的蓝箱子是帆布的，车夫负责背包，瘦弱的门丁只能拖着雨伞和网兜。兜子是刺眼的绿色，里面都是食品和其他日用品，比如吊袜带、卷发棒、蝴蝶结等等。

您得想象一下，我妈妈是个体型臃肿的女人。尽管她的腿很细，可人家都说她有两吨重。她就像一个踩着高跷到处走的啤酒桶，而这高跷刚好把她巨大的上身不失体面地架了起来。值得一提的还有我妈妈那一头蓬松的金发，钢青色的眼睛，狮子鼻，浅棕色赘肉堆出的双下巴。她的嘴唇很性感，牙齿又白又结实。这副牙口能让屠夫一次又一次如上九霄，因为他总是跟我妈妈说：“天哪，明娜，一看到你这副牙我就害怕，怕你把我的命根子给咬下来。”

这时候我妈妈通常会说：“胡说，胡贝特，这种事情只能发生在门丁阿达尔贝特·亨内曼身上，因为他的那玩意儿太软了。硬邦邦的我才不咬呢。你以为我不要牙了！”

“不，明娜，”屠夫说，“牙可不是拿来闹着玩儿的。”

我们走出家门的时候，我还在妈妈怀里安静地睡着。一走到芬克尔施坦的理发沙龙门前，我就醒了，开始哇哇大哭。哈伊姆·芬克尔施坦立刻从理发沙龙里冲了出来，尽管他当时正在给一个顾客打肥皂；就连三楼的柴火棍儿希尔达也打开了窗户，看见外面的情况后，匆忙赶到了街上。大家都来亲我抱我，但无济于事。最后，我妈妈说：“不知道这小家伙怎么了，芬克尔施坦先生，您的美发商店让小家伙中邪了。”

“什么叫‘商店’？”哈伊姆·芬克尔施坦说，“我不开商店。我开的是‘沙龙’。”

“那就是这个沙龙让他中邪了，”我妈妈说，“不然他不会鬼哭狼嚎的。”

这时候屠夫说：“过来，明娜，别跟犹太人啰嗦……再说，这个木头箱也太沉了。”

“是啊，我们应该继续赶路。”门丁说。我其他几个爸爸也赞成。

我们不知道要往哪儿走。哈伊姆·芬克尔施坦的理发沙龙正好在歌德街和席勒街的拐角，我以前说过的。屠夫无论如何都要待在歌德街上，我猜是因为《魔王》^①，即便我不确定他是否读过歌德的这首诗。他可能听说过发疯的骑士夜里穿过森林的故事，或者听说过父亲和儿子，又或者记住了一匹热血沸腾的马……然而门丁呢，他喜欢《沉钟》^②，这点我可以保证，他甚至时不时地引用席勒的这首伟大诗篇：“天哪，明娜，这东西太重

① 歌德根据一部丹麦作品创作的叙事谣曲，写于1782年，讲的是一对父子穿过黑暗森林时，儿子遭遇魔王幻象，最终死于父亲怀中。《魔王》是歌德名篇之一，曾被弗兰茨·舒伯特配上音乐，流传至今。该诗还是德语诗歌中常常被戏拟的一篇。

② 席勒的诗作，1799年问世，长久以来被视为德国诗歌的典范，也是被引用、戏拟次数最多的德语诗歌之一。

了,我快不行了,就跟被‘砌进去’^①了似的……”不管怎样,他都要待在席勒街上。我其他三个爸爸去哪儿都无所谓。锁匠觉得歌德街上的锁没有席勒街上的好,瓦匠点头说:“是啊,席勒街上的房子跟歌德街上的一样,都招臭虫了。”车夫威廉·霍普芬施坦格坚称,两条街上的石板路都坑坑洼洼的,到处都是玻璃碴和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最后我妈妈一锤定音:“我们先过到街对面!”

您熟悉德国城市维斯哈勒么?这里的街道又弯又窄,窄到理发沙龙“一世之主”门前这番对话,街对面的人不但看得一清二楚,而且还听得一字不漏。

安东·斯拉维茨基就站在那儿……安东·斯拉维茨基,一个童奸犯……正一脸狞笑地瞥着我们这拨人。安东·斯拉维茨基的职业是理发师,跟哈伊姆·芬克尔施坦一样,只不过理得不好。他的理发店……可不是理发沙龙,没那么高雅……就在理发沙龙“一世之主”的对面,如此一来,两个理发师……芬克尔施坦和斯拉维茨基……正好能隔窗相望……他们当然也经常隔窗相望,芬克尔施坦微笑着,目光带着善意,而斯拉维茨基的眼里则是仇恨和妒忌。

斯拉维茨基?一个瘦瘦高高的家伙,眉毛浓密,眼神醉醺醺的,还有点斜眼,头发油乎乎的,鼻骨很高。他那玩意儿特别长,据传说,长到了膝盖……而且,有人说,正是出于这个原因,斯拉维茨基才老是把它用一条松紧带绑在大腿根儿上。

我们过了街,经过斯拉维茨基的理发店门前时……我的五个爸爸被行李累得气喘吁吁;我妈妈,一只架在两根细高跷上的活动啤酒桶,怀里抱着我。我不哭了,已经安静下来,正昏昏欲睡……也就是说:当我们愣头愣脑地经过斯拉维茨基门口时,这个童奸犯突然向前迈了一步,在我妈

① 席勒原诗第一句“砌进大地”。

妈的大屁股上掐了一把。

我妈妈火冒三丈，站在那儿不走了，说：“斯拉维茨基先生，您搞什么鬼呢！我可是个正经人！”斯拉维茨基开始结巴起来。是啊，当时就是那样。他磕磕巴巴的……不知赔了个什么愚蠢的不是……我妈妈气消了，说：“那好吧，没关系。我的屁股已经把那么多男人整得神魂颠倒了。您到底看上我哪儿了？”

斯拉维茨基说：“您的屁股。”

我妈妈说：“让我说着了！”

斯拉维茨基说：“仁慈的夫人，如果您想来个新式发型，我免费给您做，尽管我根本不是女士发型师。”

我妈妈问道：“最新潮的？”

“最新潮的。”斯拉维茨基说。

“您可要说话算话，”我妈妈说，“您什么时候给我做头发？我是说，免费做？”

“要是您愿意，我马上给您做。”斯拉维茨基说。

“好啊，”妈妈说，“拖来拖去就没影儿了，不如说做就做。”

我妈妈抱着我进了斯拉维茨基的理发店。我的五个爸爸耐心地在门外等着。可是，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。屠夫跟其他几个爸爸说：“明娜出不来了。这不奇怪，他的那玩意儿可是歌德街上最长的。”门丁说：“席勒街上也无人能及呀。”锁匠说：“最长最硬的，谁都知道，他是打炮王。”瓦匠说：“是啊，没错。可他终究是个波兰人，这就比较可疑了。”车夫威廉·霍普芬施坦格点头说：“另外还是个鳏夫，这就更可疑了。”

我的五个爸爸又商量了一会儿，然后把我妈妈的行李撂在了斯拉维茨基理发店的门口，在胸前画了个十字，各奔东西了。

“破破烂烂”……我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安东·斯拉维茨基的理发